



黄海源◎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闻一多最后的吼声



黄海源◎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闻一多最后的吼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闻一多最后的吼声 / 黄海源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6
(经典云南丛书)
ISBN 978-7-5415-6496-3

I. ①闻… II. ①黄… III. ①闻一多 (1899 ~ 1946)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5995号

书 名	闻一多最后的吼声
作 者	黄海源
策 划 人	李安泰 杨云宝
组 稿 人	吴学云 邹悦悦
出 版 人	李安泰
责任编辑	徐荣仁
装帧设计	向 炜
责任印制	赵宏斌 张 旸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www.yne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一厂印刷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787毫米×1092毫米 1/32开本 2.75印张 74千字

ISBN 978-7-5415-6496-3
定价 4.80元

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丽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彝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到了。

编 者

目 录

一、成长时代	1
二、留美生涯	12
三、动荡的教坛与书斋	18
四、迁徙昆明前后	29
五、觉醒以后	37
六、参加“民盟”	45
七、民主的斗士	52
八、“一二·一”的枪声	61
九、李公朴遇害	70
十、最后的吼声	76

一、成长时代

1946年7月15日上午，“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庄严举行。各校学生、社会人士、民盟成员纷纷前来参加，一千余人挤满了礼堂。民盟领导人闻一多教授在台上就座。台下群众中已经混入了一些国民党特务分子，他们握枪操刀暗暗寻找机会准备向闻一多教授下手。

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在台上讲述了李公朴的被害过程。她悲愤万分，仇恨满腔，泣不成声，几乎昏倒。她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特务血腥镇压民主人士的滔天罪行，同时也感动得在场的人们流下悲愤的眼泪，全场气氛悲痛欲绝。

闻一多先生也掏出手帕，摘下眼镜，擦擦眼泪。突然看到场内竟有人打闹嬉笑，他气得怒火中烧，“啪！”的一声拍案而起，厉声怒吼：“嗯……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们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李先生啊？！”这句话像匕首捅向特务的心窝，他们虽然不敢公然放肆，但却更加凶狠地把刀尖枪口指向了闻一多，气氛紧张，千钧一发！

闻一多先生，原名亦多，又名家骅，字友三，1899年12月24日降生在湖北浠水县巴河镇乡下。他的祖父文化颇深，父亲闻固臣是前清的秀才，他家是三世同堂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忠厚开朗，接受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赞同变法维新，平时常讲“勤俭持家，刻苦读书”和时事知识，新的报刊也传入了这个古老大家庭中，“民主”、“自由”也给家人带来了新意。老人开明、认真、好学的风气也熏陶了年幼的闻一多，他处处爱问好学。有一次过五月端午节，闻一多随爷爷到长江岸边看龙船比赛，一排龙船扎着彩带彩旗，在“吭唷！吭唷”的叫喊声和隆隆的锣鼓声中，飞速前进，争夺魁首，闻一多便问：“爷爷，为什么要赛龙舟呢？”



“他们赛龙舟是为了争先恐后去抢救一个大忠臣屈原呀!”

“屈原是谁呀?”

“孩子，他是楚国的大臣，很有学问，曾写了壮丽之诗篇《离骚》，名扬四海、传颂千古。楚王昏庸，朝廷腐败，屈原秉忠直言批评了朝政，遭到昏王与奸臣的迫害，被逐出朝廷，流放荒野……”

“爷爷，最后呢?” 闻一多急切地问。

“唉……当秦国军队攻陷楚国国都，楚国即将灭亡之时，便投汨罗江殉国了。”

“哇，屈原真是个大英雄!”

“后来老百姓世代代赛龙舟，就是为了纪念他啊。”

“噢……”在他似懂非懂的纯净如白纸的脑海中留下了第一个英雄形象。

看赛龙舟，又吃粽子，闻一多美美地过了端午节后，照例又在爷爷的指教下读起了《正气歌》。朗朗的读书声，爷爷听得笑眯乐呵，咕咕噜噜吸着水烟袋。闻一多眨眨大眼睛，仰着脸儿问道：“爷爷，文天祥是谁呀?”

“孩子，说来话长啊，他是宋朝末年忠心耿耿的当朝宰相……”

“那，他为什么要写《正气歌》呢?”

“宋朝末年元军打败了宋军，他不幸被俘，解往北京。元朝许以高官，劝他投降，他大义凛然，赤胆忠心，誓死不屈，决意忠心报国。元朝无奈把他判处了斩刑……”

“哇，这不是要杀了他吗?”

“是啊，他在元朝的死牢里，奋笔书写了这篇感动千古、流芳百世的《正气歌》。高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容不迫地走入刑场……”

“唉，大英雄死了，多可惜呀!”

“孩子，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忠臣、大英雄，就是我们的祖先呀!”

“哎，他姓文，我们家姓闻，他怎么会是我们的祖先呢?”



“你有所不知，文天祥被害后，还株连九族，文天祥后人为了躲避屠杀，便改文姓为闻，逃到了江西。我们这支闻姓氏族，就是后来从江西迁到湖北浠水县来的。”

“噢……”闻一多的脑海中又留下一个大英雄形象。这两个英雄形象对他后来的人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闻一多五岁的时候开始念书了，他先后读了《三字经》和国文、历史、博物等课程，还选学了梁启超的不少文章。小小年纪的闻一多一接受新知识，眼界大开，读书的兴趣更高了。

闻一多不但爱诗文，还爱看戏和绘画。每逢过年和三月二十八东岳诞辰，经常和乡里的韦爷爷结伴去戏园看戏。他对戏剧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古代人物都感到非常新奇，在回来的路上他不断地问韦爷爷：“关公为什么是红脸？张飞为什么是黑脸？曹操为什么是白脸？”韦爷爷一一耐心地作解释，这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他回到家后又看看古书中人物的绣像，便反反复复照图描绘起来，越画越有兴趣。

闻一多十一岁那年（即1910年），父亲送他到武昌去念书。不料他刚刚学习了一年，正在学习兴趣更浓的时候，武昌城头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辛亥革命爆发了。闻一多好奇地和同学们去大街看看究竟。他见到大街上人流涌动，来来往往，街边上有的在发表拥护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演说；有的三五成群在议论辛亥革命的胜利；还有的站在凳子上大声疾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剪掉辫子，支持革命！同胞们来吧，砸开清朝的枷锁，剪掉丑陋的猪尾巴，让我们自由飞翔吧！”很多人深受鼓励，自动排起了长队等候革命军来剪辫子。

留长头发辫子，是清朝法律规定的，谁若不留辫子，就有被砍头的危险，剪辫子是要冒很大的危险的。闻一多受了革命宣传的感染，情绪激动，立刻冲上去，请求剪去了辫子。他觉得剪了辫子一身轻松，高高兴兴提着辫子回来。见到闻丹臣叔叔，闻丹臣看到一惊，有惧脸色，把闻一多拉到旁边悄悄说：“傻孩子，你怎么干这种蠢事呀？时局变化无常，如果有个风吹草动，清军返回是要治罪的啊！”



“哎呀，是吗？”闻一多也害怕起来。

果然，时局变化很快，武昌受到战争威胁，学校也停办了，闻一多只得在闻丹臣叔叔的带领下，回到浠水巴河老家去了。家乡的父老乡亲看到他剪了辫子，都感到十分惊奇。韦爷爷说：“亦多小小年纪，敢剪了辫子，真有出息！”也有不少人咂嘴没说出声，而心里却为他担心，捏一把汗。

闻一多的父亲是个开明人，他没有反对儿子剪辫子，并且为儿子有敢冲敢闯的勇敢精神而欣慰。但社会变革的残酷现实，又使他不得不为儿子的鲁莽导致的危险而担忧。他为了儿子不再莽撞滋事，命他在家：里：“闭门读书，不得外出，一心一意，专攻《四书》。”在那时父命是很尊严的，儿女们只可听从，不能违背，否则将以“忤逆不孝”的恶名而受责。少年的闻一多已经到了“叛逆时期”，加之在省城上过洋学堂，懂得了不少新道理，因此他对“专攻《四书》”提出了问题。当着父亲的面说：“爸爸，专攻《四书》不好。”

“嗯，为什么？”

“时代变了，老读《四书》，作用不大了。”

“谁说作用不大？考功名还得靠它。”

“爸爸，现在读书是为了把文章写好、写生动，那呆呆板板的《四书》，子曰子曰的句子能行吗？”

“噢……你说，要读什么书？”

“要读一些诗词歌赋和散文，更重要的是，还要多读现代书刊和梁启超先生的文章。”

闻固臣本来想趁机扳回儿子的“叛逆脾气”，训导他好好读书，不料反被儿子说倒了。

1912年夏，武汉的形势平静下来，闻固臣立即送儿子闻一多到了武昌，要去报考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学校是我国最高学府，学制为八年，分中等科和高等科各四年。它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读书成绩好就可以“出洋”，吸引了全国各地很多学子前来报考，因此考入清华

如中“状元”，非常艰难。农村出身的学子闻一多能考上吗？这还是个未知数。

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考试，闻一多虽然没有被正式录取，但也被列为备取生员第一名，使闻一多有了到北京复考的资格。

闻一多前途未卜，而闻家却为家族中出了能够上京赶考的“秀才”而欢欣鼓舞，父兄们帮助复习功课；姑嫂们忙着缝衣做鞋，翻洗被褥做准备，古老的闻家大宅又焕发出青春活力。

“呜”，一列北上的火车在平汉铁路上飞驰前进，闻一多在三哥的陪同下上京赶考去了。

到北平不久，闻一多按照学校通知，冒着凛冽的寒风进了考场，为他攀登人生制高点作最后冲刺。他复习英语起了重要作用，终于过关斩将，夺取了湖北考生第二名的骄人成绩，走进了清华学校，编入了辛酉级学习。

闻一多从农家大院走进西式洋楼的清华园，感到是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留着小平头，穿着长袍马褂，蹬着短筒棉靴。面对西装革履的老师和穿着时髦的同学们，他自惭形秽，是个土老帽。但不久这个土老帽就看透了那些穿着时髦的学生中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们把学校作为“清华旅馆”来鬼混。后来闻一多的文章登在校刊上，绘画在展览会上展出，一鸣惊人，在校中颇有名气，那些纨绔子弟才改变了口气，说他是“风流人物”。

闻一多到了清华如同进了知识的大海洋中，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除了聆听老师讲授外，他还利用课外时间、放假时间，认真读书，广泛读书，深入读书，涉猎了孔子和莎士比亚等的书籍。他的学习心得成果在学校中逐渐显现出来，《清华周刊》刊登他的《二月庐漫记》十六篇就是一部分。这组文章文锋锐利，有的抨击了清华园学习中的不正之风；有的拨乱反正，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了新的点评。因此，他的文章传遍清华校园，引起不少反响。当时，学校有一股重英语轻国文的风气，他们认为学会英语就可以出国留学深造，回



来当官，又何必苦读国文呢！他对这种歪风进行了尖锐抨击，说他们是“习于新务，目不识丁”，奉劝他们负起振兴国学、“扬吾菁华”的责任。

提起《二月庐漫记》，有人不禁要问，“二月庐”在哪里？闻一多怎么在“二月庐”写漫记呢？

闻一多在清华园读书，每年放暑假两个月，他就利用这两个月回到故乡老宅书屋读书，因此这个书屋就被闻一多起名叫“二月庐”。

“二月庐”远离城市的喧嚣，是非常幽静雅致的读书宝地。闻一多在这里集中精力读书，曾经读得如醉如痴，达到发呆的程度。一次他在“二月庐”里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时入了迷，对外界失去了感觉。一只红色的蜈蚣顺着他的小腿往上爬，他有被咬伤的危险，却麻木不知，他侄儿来看他时发现了危险，迅速上前打掉了蜈蚣，他才避免了被咬伤的危险。

闻一多爱读书成了一种癖好，以在书海中遨游为快，这样就使他积累了广阔而丰厚的知识，铸就了他多才多艺的品格，为他以后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7年3月，闻一多在清华辛酉级中等科毕业后，成功地进入清华“辛酉级高等学科（大学）”。从中学升入大学，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学识提高了，而且使他在认识上走上更高的层次。他不但对学识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学校中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敏感，他看到清朝已垮台多年，清华园里的遗老遗少们还在大讲“忠君尊孔”之“皇道”，对欧美刚刚传进的话剧更加反感，不屑一顾，说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夷物”。闻一多及辛酉级同学们则以开展戏剧活动，来冲破这种沉闷空气。闻一多参加了学校里的新剧社，成了剧社的领军人物。

闻一多参演的话剧《革命军》，不但在艺术上很动人，还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他亲自经历辛亥革命的洗礼，带着对辛亥革命的深厚感情参加演出，成功塑造了革命军的威武形象，引起了清华园持续的议论。大多数同学都很赞赏，而那些遗老遗少们受到刺激，他们到校



长办公室说三道四，抨击话剧庸俗不堪，有伤风化，请求制止。校长对话剧活动也不满意，不过他也不便公开意见。对于制止话剧的请求没有表态，只是暗暗把闻一多打了问号。



▲ 闻一多1922年为毕业纪念册画的插图

◀ 闻一多摄于1917年

▼ 闻一多编写并演出的《革命军》剧照。右一：闻一多饰革命军



清华学校表面是名声很大的洋学堂，而实际上新的思想有限，“五四”运动前，清华校园的气氛是很压抑的。校长的任命还控制在洋人手里，教职员中还有些清朝的遗老遗少，他们还在课堂上宣扬“忠君尊孔”，已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潮流冲击着神州大地。“五四”运动的当天正逢星期天，远在郊区的清华学校，学生们都放假回家去了，没有学生参加游行。辛酉级里有一个同学家在城



里，他目睹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壮烈情景。晚上回校他向闻一多等同学讲：“城里的学生奋起游行抗议示威了，在天安门前集合了十多所学校的两三千学生。他们高呼口号大游行，冲破军警的阻挠，火烧赵家楼呀……”

闻一多听了，非常振奋地对大家说道：“同学们，有了这样的学生运动，我们国家才有希望！新中国诞生为期不远啦！”

同学潘光旦说：“很遗憾，这么大一场学生运动，我们不能参加，真是窝囊废。”

同学罗隆基说：“唉，都怪我们学校离城远，消息闭塞嘛！”

闻一多指着学校办公大楼说：“问题出在那里。为什么北京十多所学校都知道，偏偏我们清华学校没有消息呢？这不是学校离城远，而是校长封锁消息，禁锢学生！我们要冲出清华园，补上运动这一课！”

“对！”“对！”“好！”“我同意！”学生这次自发讨论，好像草原上的一把火，很快在清华园燃烧起来。

“五四”运动搅动了清华园这潭死水，学生们都积极行动起来，各班级学生来往串连，互相鼓舞，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五月五日全校各班级的学生干部和学校社团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经过一番讨论，选举产生了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负责领导工作。决定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把“五四”坚持到底。闻一多被选为学生代表团成员，担任文书。代表团一活动，清华校园就一改沉闷气氛，到处出现了“勿忘国耻！”“严惩卖国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标语，路口上挂起了红蓝布标，墙上也贴满了壁报，全校一派生机盎然。

六月四日是“五四”一周月的纪念，闻一多率领一百六十多人，浩浩荡荡进城游行宣传。学生们决心大，意志坚，背着被包，带着干粮、水壶、话筒出发，做了被捕坐牢的准备。他们从前门入城后，闻一多和各组负责人沿途不断向群众激情演讲，痛斥卖国贼曹汝霖，抨击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的罪行。闻一多率清华学生队伍到了天安



门，与各校学生队伍会合。此起彼伏的讲演声、歌唱声、口号声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愤怒的海洋，汹涌澎湃地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五四”运动中成立的“清华学生代表团”是学生的自治机构，后来北京大学等学校都改称学生自治会。清华学校的代表团也要求改为学生自治会，就找校长张煜全谈改名之事。代表团文书闻一多等人向校长陈述了改名的理由，但张校长就是不同意。

张校长的故意阻挠激怒了学生代表，他们立即决定当晚在学生食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最后大会通过三条决议：一是成立清华学校学生自治会；二是张煜全是不受欢迎的人；三是开展“去张”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闻一多不但发挥诗歌的匕首作用，高呼“少年们展开美梦”、“已向黑暗宣战了”，而且利用自己美术画画特长，画了一幅漫画《垂床听政》，画面上画着张煜全刮骨消瘦的尊容，两眼斗鸡，一脸蛮相，躺在床上养病一面指挥政务，屁股还放了一个屁。揭露讽刺了张煜全经常称病，躺在床上理事，常说屁话的丑态。同学们看了忍不住捧腹大笑，议论纷纷：“妙笔传神，入木三分，剥了外衣，刺透灵魂，滚、滚、滚！”

“去张”运动在清华校园搞得红红火火，持续发展，张煜全成了过街老鼠，他迫于学生运动的强大压力，狼狈出走，清华园的学生们取得了“去张”运动的圆满胜利，校长的绝对权威已被打破。

张校长走了以后又来了个木校长，不久学生们就传言：走了一个猴子又来个姓孙的，说清华换汤不换药。其实正是如此，木校长进校没有多久就和同学们产生了对立，并且越来越激烈，事态越来越严重，发生了罢课。学生们为什么要再次罢课呢？础润而雨，事出有因。

北洋政府久拖学校教职员薪金半年之久，造成教职员生活上的很大困难，他们迫于无奈停课抗议，但政府置之不理。北平二十二所学校的百余名学生到清华门外请愿，支持老师们索要薪金，又遭到政府的镇压，受伤二十人。于是北平学联随后宣布罢课声援。

这时的清华学校，闻一多所在的辛酉级面临毕业大考和出国留学

的关键时期，如果响应北平学联而罢课，就有失去出国留学的风险。清华学校怎么办？他们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投票，以四百二十四票赞成，一票反对的绝大多数通过了响应市学联的决定，全校罢课到底！清华学校未毕业学生全部实施罢课。但要毕业的辛酉级的学生发生分裂，三分之二的学生迫于学校压力，表示参加考试，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拒绝参加考试，表示了坚持自己的初衷，闻一多就是这部分的领头人。这场斗争中他力挽狂澜，和校方作了坚决斗争，维护了学生的尊严。

在学生自治会六月十一日宣布罢课以后，校方也通告，六月十三日进行考试。学生会对校方故意对抗罢课的做法，做出了“罢课以后，坚持不考”的决定。校方又以不参加考试就不准出国留洋，施加压力。

闻一多等二十九名学生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大无畏精神，保卫自己的尊严。而校方并不死心，木校长选派几位在辛酉级很有名望的教授，对学生们进行了软化教育。

学生们软硬不吃，校方看似让步，实际上又要花招。他们公布外交部批示：“只要悔过自新，考试可以缓期一周进行。”闻一多等三名同学联名申明：“所部令，是在污辱人格。我们罢课是正义行为，也是正大光明的，没有必要悔过自新。”并揭露部令以“耍滑头手段，欺世盗名”，实行的是“威压政策”。校方见无成效，木校长咬紧牙关，书写了“关于开除闻一多等三人的报告”，妄想杀一儆百，镇压学生运动。因没有得到教授们的同意，没有得逞。

木校长对付学生的办法三番两次失败，颜面尽失，名声扫地，头脑发昏，恼羞成怒，竟然要把闻一多等二十九名学生开除出校。但他到外交部请示一个自己的靠山官僚时，却受到一顿批评：“你开除闻一多等人容易，可是你是否想过，国家用了八年时间，花销大量资金培养他们，划得来吗？再说，你一次开除二十九个学生，社会影响恶劣，你也逃脱不了失教之责任，你还能在清华干吗？”



木校长这才从情绪冲昏头脑中清醒过来，回校再不提开除之事，反而表示：“愿意延期大考的学生，仍可出国留洋”。闻一多见校方让了步，罢课取得胜利，便招呼同学参加了大考，都取得很高成绩，准备当年出国留学了。不料，木校长为争权威，体面下台阶，对二十九名同学做出延期一年出国留洋的处理。闻一多很气愤，但也无可奈何，作了妥协。

闻一多在清华学校先后有近十年，他在学习和参与领导的学生运动，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他还是一个青少年，还在摸索前进中，虽然在我国第一次提出了“革命无罪”，但并非是一个完整的革命者，他崇尚的还是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对共产主义思想还未接受。在实行白话文改革中，他在编辑刊物中开始是反对，后来赞成用白话文。但又很偏激，认为用白话就应该越简单越好，连自己的名字也去掉姓。因为他是以闻多之名报考入清华的，现要改成一个字“多”。并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同学潘光旦、吴泽林，他们俩都笑了：“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字，你就叫一多吧！”潘光旦也说：“对，一多这名儿好。”这只是戏言，而后却成了真，从此以后人们都叫他闻一多了，学校不承认，仍称他为闻多。

1922年底，闻一多回家和表妹高孝贞结了婚，被迫和没有爱情的女子走进了洞房。幸好妻子高孝贞为人贤淑，待夫亲切，十分温顺体贴，使闻一多得到爱的满足。他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件大事。

二、留美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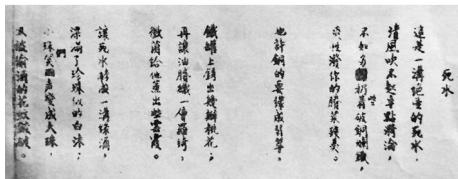
1922年7月16日，闻一多踏上了留学的征程，乘轮船出上海，远渡太平洋向美国开去。他扶栏远望，无边无垠的滔天大海迎面而来，自己仿佛走进了天连水、水连天的混沌中来，感觉一切是那么广大，那么神奇，却又是那么奥妙，那么深邃，顿时眼界大开，把大海装进心中，酿成诗歌画卷，奉献世界。



▲ 闻一多1938年在湘黔滇途中的写生画

◀ 闻一多摄于美国芝加哥

▼ 新诗《死水》手迹



闻一多经过漫长旅途，终于如愿以偿，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上课学习了。他擦擦近视眼镜，认真听着老师讲课，贪婪地学习新的知